

百姓世界

买菜记

葛海燕

周末的早晨,去菜市场走一圈,是一件赏心乐事。

下楼之后,穿过门前小坡,刚刚修剪过的草坪散发出阵阵清香。几个早起的邻居正在葡萄长廊下打着太极。再踏上一段木栈道,红色的乌桕树叶与金黄的银杏树叶错落斑驳,让晨起的心格外愉悦。枝头有鸟,脚下还有一只猫突然从身边“滋溜”穿过去,会心一笑时,已经到了小区门口。

跨过斑马线,即是去往菜场的必经之路。这段路的距离实在不能算长,百十米的样子。首先要去的是小莲子生鲜店,我跟笑咪咪的“小莲子”买了一块五花肉、两根排骨,拿出手机付了账,并不立刻把这些东西带走,而是对她挤眼睛:“还是老样子,一小碟肉丝,其余红烧。”“好的好的,你先去买其他菜。”

从小莲子生鲜店出来,走二三十步,右转,菜场就到了。

初冬的菜场里,各种食材琳琅满

目,我直奔主题,住我想要的食材摊头跑。不是因为赶时间,也不是那么多的新鲜蔬菜吸引不了我的眼球。菜场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宝库,蕴藏着无数宝贝。而我,每次“只取一瓢饮”,买完自己想要的,下一回依然对菜场充满无限的向往,再发现新宝贝,再享受新乐趣。像今天,我首先要买的是茶干、红卤豆腐和小锅百叶。卖这些豆制品的老板不是“豆腐西施”,而是“豆腐大叔”。他每天做的豆制品都有定额,卖完为止,绝不多做。茶干是小方干,细腻,耐咬嚼。豆腐放在汤里久煮,氤氲着家的温暖。小锅百叶被“豆腐大叔”在木头案板上切成细细的丝,既省去了切的麻烦,又好像多了木头的清香,比机器切的,口感好很多。

菠菜和青菜是在菜场最东头买的。这块天地,大多是属于一些年轻的大伯大妈爷爷奶奶们。他们自己种菜给家里孩子吃,多余的部分拿来卖,贴补家用与打发时间兼具。他们

的菜大多是有机的,品相一般,口味很好。刚刚从田里挖出的菜,去了泥,有的甚至还择好,不一定是用方便袋,而是用旧布条一一捆好,只等你取回了回去炒菜烧汤。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人没有支付码,常常是做好一笔生意后,把你领到附近固定摊位有支付码的菜贩那里,满脸堆笑地求他们帮个忙。遇上爽气的,递上码扫过去,一笔生意立成,彼此皆大欢喜。也有不耐烦的,摇摇头不借,或者要求买主也带走一点他摊位上的东西,这就不免有一番周折。最过分的是,扫一次要给他好处,雁过拔毛。因此,每次买菜,我总会预备一些零碎的现金,省去麻烦。我挑了一把青菜、一把菠菜。青菜已经被卖菜的奶奶剪去菜头,择得干干净净。红红的菠菜头,肥硕的菠菜叶,很能激起人的食欲。身上带来的纸币让这笔生意立马成交。在这个摊位边上,是一个卖柿饼的爷爷,晒干了柿饼呈现出透明的暗

红,比琥珀深些,又比芝麻油的颜色淡些,称了一斤,同样是现金支付。

我还想买点黄豆回去。大妈摊位上3种豆摆在那里:黄豆、黑豆和白扁豆。跟大妈清爽的衣着打扮一样,这些豆子颗粒饱满,光泽圆润。我蹲下来要了一斤,大妈笑着说:“这里也就两斤多,不如你都都要了吧。我这个豆煮着吃炒着吃都好,磨豆浆的话出浆率很高。”大妈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出浆率。语气很诚恳,我自然全部买下了。大妈是有支付码的,扫码完毕,我拎着沉甸甸的菜篮离开菜场。

路过小莲子生鲜店时,她像往常一样,已经帮我剥好了排骨,切好了肉丝、肉块,分别装好。这样我回到家洗洗就可以入锅了。

今天的买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烹煎煎煮,舌尖上的美味就呼之欲出了。日子的活色生香就藏在这些琐屑里,这是生活的美学,是稳稳的幸福。

风物杂谈

垂榆的春天

朱明贵

入冬,岸线绵延悠远,一片火红的黄海湿地与毗邻的苏北大平原绘成了一幅魅力无限的风光画。沿着海堤以西密密的林间大道行进,很快便到达美丽的丰华街道朝荣村。朝荣村一如镶嵌在疏港大道边的璀璨明珠,白墙黛瓦,勾檐婉约,雕门刻窗,竹木绕周,既浸润古朴民风,又生发现代文明。串珠于民居间的小桥流水、花庭曲径,把村子装点得静谧中显生动、安居里呈祥和,充分彰显“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

让我产生浓厚兴趣的,是村口那株栽于地埤巨缸之中的垂榆树。这株高过3楼的垂榆叶色深沉,绿里透着轻红。劲拔的主杆挑起根根臂枝,垂下无数条叶如铜钱的枝条,短的似露脐春姑,长空悠悠;长的垂近地表,如长发美女,亲吻香泥。再看那粗壮的躯干,老成道劲,灰颓素色,大有暮景桑榆、疙皮蒂固的沧桑经年之感。

垂榆是榆树的一种,有家榆树、榆钱树之称。垂榆和垂杨一样,因枝条下垂而得名,只是垂榆较为稀有。民间栽植垂榆,寓意代代有余的期盼与夙愿。眼前这株垂榆乃朝荣村唯一一株。据它已经年近六旬的主人说,在他很小的时候,这株垂榆便根植于他家门口,是哪代先祖所栽无从查考。

朝荣村以光荣献身当地的陈朝荣烈士而命名。该村从世纪之初垦荒植棉到如今发展葱蒜生产,成为赫赫有名的重点强村、国家级大蒜地理标志志村。靠植棉种蒜发家致富的朝荣人,立志把当年的产盐滩涂打造成

经济强村、美丽乡村。在流淌过陈朝荣烈士鲜血的土地上,建设美丽富庶新朝荣的梦想在朝荣人的不断努力中慢慢实现。近3年,该村通过退宅还耕、占补平衡、土地流转等方式,按照“安居乐业、红色朝荣”的规划定位,集中建筑新民居,建设高标准农田,同步建成了一座按照省级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和森林村庄建设要求的标准新社区。

新社区初露雏形,村门气派,村道平坦,简直美轮美奂。那村口设置怎样的风景才能让朝荣人留住乡愁、代代祥和呢?人们想到了那株百年垂榆。村干部把欲移树于村口的想法一说,垂榆主人二话不说不同意了,这位朴实农夫想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他虔诚地“拜托”这棵历经沧桑的百年垂榆,让世世代代的朝荣人年年有余、代代有余。

移树的日子,朝荣人以极其虔诚之心护树去往社区新址。为了让年年余、代代富的美好企盼呈现在一年四季,让经历过战争与和平、贫穷与落后的古朴垂榆在新时代再度见证“红色朝荣”的蓬勃发展,该村党总支、村委会汲取多重文化元素,运用“五谷丰登”“悬鱼”“垂榆”等吉祥美好的寓意,沿垂榆根基四周营建了解读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化的圆形石刻地盘。地盘怀抱垂榆,仰望苍天,祈福百姓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能风调雨顺、年年有余。匠人们还为垂榆建造了一座圆形彩虹基座,上题“五谷丰登”,间有民俗绘画,呈现独特的乡土文化,让人思绪万千、叹为观止。这株百年垂榆,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多彩卯酉

令人神注的白驹“非遗”美食

吴小平

革命老区白驹,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老区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奇迹。许多“非遗”美食文化传承人用勤劳的双手,制作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作为一名白驹人,我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在白驹水街街头,王老九熏烧摊上的猪头肉、糜卷,王志勇的水牛肉,老手艺人杨怀祥做的米饼、豆沙包,快活林客栈胡氏茶食的月饼、果子,陈氏好汉烧饼,杨启根三腊菜,白驹东氏酱鸭等各具特色的小吃都别有一番风味。我通过品尝他们纯手工制作的美味小吃,也渐渐与制作者熟悉起来,成了好朋友。

“白驹好汉烧饼”面皮薄脆,表面撒有芝麻,闻起来沁人心脾,吃起来酥脆香酥,承载着白驹老街的记忆。2015年5月,其获得“大丰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今年5月,中国网络电视台 CCTV10 科教频道《味·道》栏目摄制组来到白驹,录制特色早茶馆“官方茶舍”及“白驹好汉烧饼”制作全过程。“官方茶舍”位于该镇水街北侧

的古巷中。馆内装饰古朴、环境优雅。八仙桌、长板凳、大圆桌,一台大电视机供食客边喝茶边看早新闻。“官方茶舍”的虾皮汤面条、馄饨以及由生姜丝、虾仁、海蜇丝、花生米、黑木耳等组成的拌干丝很有特色,凭借独特的口味赢得了摄制组的称赞。

白驹快活林胡氏茶食的月饼、果子也很有名。月饼烤至皮酥、正反不糊,有五仁、豆沙馅,有糖或无糖。果子也是有糖或无糖的,泡在碗里,看上去软绵绵的,咬上一口脆脆的,是中秋或者春节前后买回家或赠送亲朋好友的美味。

作为“非遗”产品的白驹杨启根三腊菜,制作也不复杂。将麻菜洗净、风干、切碎,加入香油、芥末拌炒,然后装入罐头瓶里,一道纯正的白驹三腊菜就做好了。他家的三腊菜麻辣辣的,很开胃。白驹东氏酱鸭,色泽深红,皮肉酥嫩,酱香浓郁,除了美味可口、余味悠长之外,还具有活血顺气、健脾养胃的功效。

回忆乡愁

束长德

一条河流,一座村庄,一缕炊烟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构造着乡里乡亲最原始的画卷。

二妈喜欢在炎热的夏天嬉戏,聆听烈日清风和稻谷棉花私下的窃语。

二妈喜欢摘瓜采果摸鱼捉虾,在桃花树下唱一曲自己的情歌。

三叔忙碌着弄弄田间的长势与收成,四表五姨在麻将桌上尽情欢笑。

这就是我的童年味道,一个久远的乡愁回忆。

老爸老妈哥哥姐姐,也挤在乡愁里,忙活着乡愁的故事,享受着田园的芬芳岁月。

我在庄稼里成长,和乡愁的泥泞一起长大,还有一个美丽的青梅竹马。

乡村的美丽是那样无边无际的辽阔,一眼青葱,一眼芬芳,滋润着每一个勤劳纯朴的心灵。

我喜欢奔跑在田埂上,穿梭在河流间。

和林荫,和水塘,一起在乡村编织彩色的童年。



银杏湖畔好风光

周古凯 摄

诗二首

六中全会决议读后

陈德沛

其一

国计民情细考量,“六中”帷幄颂辉煌。齐心齐德更齐力,自信自珍重自强。继往开来迎挑战,续前启后顶风霜。核心拥戴守根本,使命担当永不忘。

其二

全光光芒耀四方,中樞掌舵启新航。宣言发轫鹏程拓,决议张旌特色扬。“两立”定规承大势,“双维”成制谱宏章。风帆直挂再雄起,铁铸江山万代长。

杂谈随感

品啜时光

陈德兰

一入口嘴,一股辣流在口腔里四处奔腾,犹如才收割上来的高粱在烈日下跳跃,充满了野性。等那股野性的辣流顺着喉管流入胃里时,胃犹如被点燃了一般,温暖而又热烈。不忙,别慌,慢慢地啜啜嘴,有丝丝缕缕的甜慢慢地渗透到了唾液里,若有若无,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酸苦,在嘴里慢慢地游走,又变成糯糯的感觉。喝一口酱香好酒大概跟驯一匹烈马有着同样的成就感。等你端上酒杯再喝上一大口时,那股烈和辣都已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绵柔和甘甜在口腔里缠绕,似乎还有粮食的香味在跟舌头交谈着日月同辉和四季更迭。这大概就是一杯好酒端在手上的最初感觉了。

遇上好酒是喜酒人的快乐。那天,友人来访。我临时起意,召集了几个朋友一起品酒,品我们店里的主打酒,黔酒壹号。令人开心的是,人人犹如我一般,喜欢上了黔酒,都说这酒能喝出茅台的口感。那当然,同样出自茅台镇的酒,当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是能喝酒的,基因的原因。我父亲好酒,闲时一天两餐,忙时一天一餐,那是必不可少的。少了酒,就好像有虫子在嘴里爬来爬去,让父亲不得安生。如果哪天父亲不喝酒了,那必然不是好事,定是身体抱恙

了,或者说是什么事惹母亲生气了,被暂停喝酒的权利。当然多数时的不许喝是无效的,父亲会抗议,或把酒喝得更猛一些。母亲似乎是以父亲能喝酒且是海量为傲的。常常听母亲在饭桌上说起父亲喝酒的趣事。父亲作为新亲去母亲的娘家做客时,舅舅总要张罗出几个小菜,备上一些酒。舅舅跟我父亲对酌,他喝多少,父亲也喝多少,从不主动拒绝。这一来,舅舅的好胜心就上来了。父亲再去时,舅舅就请来左右能喝酒的乡邻作陪。作陪的人从最初的两三人参加到八仙桌子聚满各路“酒仙”,父亲依然从不回一个“不”字。父亲之后再去时,舅舅依然会安排人过来陪酒,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敢在喝酒上主动挑衅了。

氤氲未散的旧时光里,母亲在堂屋做着针线活。阳光里浮动的灰尘跳跃着、奔走着,然后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把针在头发里划了几下子,又埋下头继续着。忽然,母亲的嘴角

弯起了一抹笑,扬起脸对着我说:“你爸这个人好玩呢!帮人家挑墩子,几个人一餐就把人家20斤酒喝了,还没喝够。”这件事后来在父亲那也听说过几次,每每说起这件事时,父亲总是一脸得意。村里的6个大劳力帮董叔家挑墩子,发现董叔家有一壶20斤的大麦冲子酒。几个人私下一合计,就去逗董叔:“今天我们几人帮你把墩子挑好,你把那壶酒拿出来给我们喝。”董叔听了一个劲地喊好:“只要你们今天把墩子挑好,我酒一定管够。”据说那天20斤酒没有够他们喝。那样的酒事,我没有亲眼所见,想象中自然是喝到满头冒热气挥汗如雨,跟挑着泥打着石子是一样激情四射的。

母亲也是能喝酒的。母亲在想起娘家时,总会说起一件事。那次,母亲跟二姨一起回娘家。舅舅把菜端到桌子上时,拎出一瓶竹叶青出来,又去了厨房。舅舅再来时,酒瓶已经空了,被二姨拎了出去。舅舅张望了一下,有点奇怪地说:“我难道没有拿酒吗?”二姨说:“拿了,喝完了。”你一人

生活随笔

母亲读报

中轴线

我的母亲是1959年生人,家里兄弟姐妹7个,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回家帮外婆照顾小舅舅、操持家务了。她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几乎算是文盲。父亲走后,我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冷冷的,虽然每个星期都回家看她,但总是和她说不到一起,嫌她唠叨个没完,经常打住她的家长里短,还偶尔对她发脾气。她总说我是“18级台风”,回家就狂风暴雨。

前几日,她来电话,让我找点旧报纸给她储藏山羊。她听邻居说用报纸储藏,山羊不容易变坏。我工作一忙竟给忘了,下午又接到她的电

话,就答应她晚上下班后送到乡下去。晚饭后,她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看起来,我略显冷淡地说:“你认得字吗?”她回道:“我也上过学的,就是没有机会读下去,好多字都认得,不信我读给你听。”我半信半疑。她展开了《大丰日报》的第一版,眯起眼睛,脑门和眼角的皱纹顿时变得特别深。她用粗糙的食指指

着头版头条,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起来:“强化各项服务保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构建现代产业经济体系。”竟然一字不错,虽然读得很慢,但停顿划分也是对的,我心里又惊又喜,立马说好!母亲得到表扬后,又信心十足地读起其他标题,一连读了3张报纸的头版标题,中途有不认识的字或读错的,我就在旁纠

正。她对“区域”的“域”字不认识,说老师没有教过,“聚焦”几次读成“焦聚”的音,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表扬。“我最近腿脚不好,在家很无聊,明天开始我就在家读报纸,打打岔,就能学习知识。”没想到50多年不读书、不看报的母亲有了学习的动力。临走,我说下次回家要检查读报成果,不仅要能读标题,内容也要读,有不认得的字就用笔圈在那,等我回来教她。母亲开心地笑起来,连声说“好!等你回来。”希望下次回去,我不再是“18级台风”,而是“冬日暖阳”。